

龙虎争斗系列丛书

火拼黑

手党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长沙市卫生学校图书馆



CW0024567



内容简介

火并黑手党

沙利文 著

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1号

火拼黑手党

沙利文 著

范中华 责任校对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市东兴印刷厂印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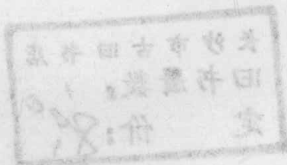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10.000字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ISBN7-206-02439-4/G·607

定价:14.60元



I-210/56/9
44973

火并黑手党

第一章

这是六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，城里几乎空无一个人，就连风也不动了，仿佛憋住了呼吸，不敢出声，生怕卷入一场随时都会开始的死亡游戏。

郭锐神态自如地穿过广场，目光慢慢扫过周围的窗户、房屋和门，搜索着附近哪怕是一丝最轻微的动静，他已是不惑之年，身高五尺十吋，满头浓发，双眉黝黑，言谈举止颇有军人风度。

他 35 岁时被提升为台湾警察总长，专门指挥反恐怖活动。他的妻子琬莹在肯德机场的劫机事件中，丧生于一伙恐怖分子的交叉火力网中，而郭锐却无法营救，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幕。于是，他辞去了警察局的职务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创建了一个反恐怖的秘密地下组织——“眼镜蛇”。

郭锐步履稳健，走上了另一条街，在这一线上，许捷布置了二十个枪手都处于有利位置。这时，一个醉汉出现了，在街上蹒跚地向前走着。他轻声哼着歌，左手侧举着一只酒瓶。那是陈勇，许捷的一名枪手。他的右手闲着，随时可以掏出手枪。

街的前面，一辆运货车在十字路口。石门上印着白色的

火并黑手党

两个大字——吉祥。每扇门的上方都有窗口，像舷窗，谁会在这么晚的时候送货呢？

事情发生了。刺客直接迎上来。他身材矮壮，身穿雨衣，双手端着一只大型的鲁格枪，枪口装上了讨厌的消声器。

郭锐对这个刺客有了几分印象——丰满的脸，冷酷的眼睛。他扔掉上衣，卧倒在石砌路上，敏捷地滚到街边。刺客有两种选择：挥枪绕一圆弧，放低手枪；放低手枪，挥枪绕一圆弧。刺客由于选择了后一种方法，延误了两秒钟。

郭锐举起握在上衣下的手枪，举枪便射。郭锐赢得了这宝贵的两秒钟。催泪毒气弹击中了刺客的胸口，爆炸了，刺客张嘴尖叫。

陈勇令人吃惊地冲了上来，他那紧握的拳头击中了刺客张开的嘴，尖叫哽住了。其他人冲出来帮着把俘虏拖进车里。

郭锐拾起上衣，藏好手枪。这时，在最近的一家餐馆里，他透过窗口看见一个头发乌黑的女人正在就餐，她的侍者在给她点烟。

“我们最好离开这儿。”许捷催他。

他们迅速坐上梅塞德斯 280E 型车，出城向南行驶。

“伙计，我们抓到的是林茨，我在东德跟踪过他。”

“他们派了一个东德人？这毫无道理，”郭锐说：“虽然我们听说他已叛国。我们知道他们派谁吗？”

“我本以为他们会派小野。他更具有危险。”

“如果林茨成功了，杀了我，你又杀了他，这是很可能的事。”

“布置一个人，在某个地方观察发生的一切，回去报告。但是，他们能在哪里安全地布置一个岗哨呢？”

“叉道对面的餐馆。”

郭锐想起那个头发乌黑的女子的白皙、纤细的手臂，但他没看清她的面容，为此他神态不安。

二

玛丽坐在玫瑰旅馆里临窗的桌边，从盒中的小镜里目睹了布歌大街上的暴力事件。小镜是用最精制的玻璃做的，总是擦的铮亮，这是干她这一行的一种工具。其他客人正在用晚餐，什么也没注意到，玛丽却模仿成一个年纪三十岁的无聊女人，情不自禁地自我欣赏。

她目睹了对林茨所发起的而果断的攻击。“眼镜蛇”壮大而成功的行动，给玛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决定在报告时必须包括这点。她等了十分钟，然后付了帐。

离开餐馆的时候，她没理会几个男人那爱慕的目光。她迅速向四百多码以外的波依奥牌车走去。城外，路上几乎没有车辆，不到两小时，她就到了目的地。

进入城里，就像乘时间机器返回五百年前。这座老城是由水渠、中世纪的街道和广场所组成的迷宫。她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，她担心的是将要见到的人。他不会善待传坏消息的人。

那是凌晨两点了，她停好汽车，在一条叉道上走了一段距离，转向一个狭窄的石砌小巷，那就是爱侣巷，科登博士住在285号。

玛丽掏出钥匙，打开285号那沉重的大门时，根本没想到对面的大楼。

耐心的周天操纵着一台摄影机，装有一个下半部涂成红

火并黑手党

色的摄远镜头。她一走近大楼，他就开动了摄影机，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位黑发女郎与 285 号有没有联系。摄影机一直盯住她，直到她关上身后的门。对面的窗口，窗帘紧闭。

“没成功，林茨失败了。更糟的是，‘眼镜蛇’活捉了他，用准备好的货车将他带走了。”

玛丽不知道上司会如何反应，她极想很快摆脱困境。在一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，科登博士坐在铺着呢布的桌后，桌上的乳白色灯泡上遮盖着深红的布，投射着唯一的一点亮光。他隔桌面对着她，一言不发。她一直在安慰他。

“四面八方都是‘眼镜蛇’的人——这是我在餐馆里看见的，是林茨让我去那儿的，——郭锐又走到那条街上，……这太冒失了……我没注意到那辆运货车，但那就是他们藏身的地方……林茨正要开枪，他们就冲了出来。林茨单枪匹马！他怎么会陷入圈套呢？”

“他没有。”

科登很胖，已不是四十岁的人了，也许还不到六十岁。他那油光发亮的黑发，垂在额前，黑胡子撇在嘴角，眼镜的镜框很重，水晶镜片很厚，手上戴着猪皮手套。他用法语回答玛丽。

她吃惊地盯住他。

“他没有？”她说，“我相信那是林茨。”

“那是林茨。”科登赞同道。

“如果是林茨，我就不明白了”，她大声叫道。“他的任务是干掉郭锐，然后逃跑。”

“不，他的任务是混入‘眼镜蛇’，查出他们的基地，只

火并黑手党

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制定计划，消灭‘眼镜蛇’和他们的一切活动。”

玛丽反唇相讥：“林茨被带到基地，只须查出地点，然后逃回来报告？当然，林茨会毫不费力地逃回来……”

科登的身体在桌上斜倾过来，灯光将庞大的身影投在天花板上。他用手背给了她一耳光。“别再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不信任我，”她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你就是这么说的，你这是自己打自己耳光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行动的。我亲爱的玛丽。”他的声音变成了呜呜的安抚声。但仍带着喉音，不能完全掩饰住那冷酷的恐吓。“行动的时候，每个人只能知道他该知道的。我想我们该走了。你把车停在路边了，是吗？很好，路上我会告诉我们的行动网保持警戒，密切注意郭锐的下一次行动。”

脸上的一击并不痛，只不过跟熊的抚摩一样。如果科登真的大打出手，她肯定会被击倒在墙角。他站起身，她向他那又脏又皱的西服皱了皱鼻子。科登从壁橱内拿出两个手雷，小心翼翼地检查后，分别装入两边的衣袋。手雷已经装好引雷管，以备使用。

他在前面引路下楼，挤在扶手栏杆和剥落的墙灰之间。玛丽看看时间，两点半。科登很喜欢在夜间外出行动。在“黑暗的时刻，谁活着呢？”这是他喜欢的一句口头禅。

她拿出手提包里的袖珍手电，然后拧亮灯，跟着科登到了街上。

巷里的房子连成一片，都是几个世纪以前造的，像挺立的火柴盒。科登拿出一顶风雷帽，扣在头顶。

火并黑手党

“你确信那个词的意思是全面出击吗？”她问，“甚至包括最上层的人物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向她保证。

她的手电在眼镜镜片上停留了片刻，厚厚的水晶眼镜下，他的表情丝毫没变。但科登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，她很吃惊。这个词极少使用，现在就将发出，它会让一大群盯梢的人保持警戒，密切注意，报告“眼镜蛇”首领郭锐的一切活动、行动和谈话。代号就是“最高指令”。

旅馆接待员、机场人员、铁路人员、加油站服务员、海关和移民局官员都将接到这个指令。从理论上说，科登能够对郭锐在西欧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

但是，更高层的人物也将接到这个指令。他们同最卑微的提行李的人一样，出于同样的紧迫和惧怕，从现在起将报告他们同郭锐的一切交往。

整个西欧都会知道，那个东德人是黑名单上的人，下一道密令就是干掉他。

房子对面的一楼窗口周天忙碌地操作摄像机。那女人的图像应该很清晰，那男人的应该更清晰，——周天很自信。他的目光在街上左右搜索时，整个脸都上了镜头，他希望那是叶琴博士，最感兴趣的人物，因为他按市场价值付酬。

周天静下心来，等待这一夜过去，他暗想，叶琴博士想把这些绝妙的录像买给谁呢？285号的房客很可能不久就会回来，但他仍然有点怀疑，那胖子笨手笨脚走远的时候，大有一去不回的神态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咧嘴笑了。或许叶琴会把那个胶片买给那个胖子，那位胶片上的明星！以

前就有这种事。如果周天知道那是些什么人，就不会这么想了。

三

科登一动不动地坐在波衣奥牌车的坐椅上，一言不发。玛丽驾着车。拿出职业赛车手的技术和架势，这是她的很多特长之一，科登很欣赏她。此时，她小心翼翼，不想打破沉默。经验告诉她，应该察颜观色；最细微的判断错误也会使他大发雷霆。在做出决定的时刻，他很长时间不说话。

“黑暗有助于我集中精力，”他曾经解释过，“我喜欢夜间活动。我想，大多数人都害怕黑夜。”

汽车在黑暗中穿过渺无人迹的野地，驶离大地，小心翼翼地爬行在一条煤渣路上，车前灯很刺眼，科登仿佛从昏迷中惊醒过来。

“我们到了吗？”他吃惊地问。

“到了，你一直在思考？”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在说：你一直在睡大觉。

“转一个弯，看看有没有紧急情况，……”

她努力克制自己，才没有大发脾气。科登仿佛从来不累，而她可不像科登，又烦又累，极想上床睡觉。当然，她可以转变，科登的意思是，如果碰到麻烦，他就可以驱车远逃，留下她自己保护自己。玛丽并不怨恨这点，她明白这种必要性。但是，她却还要提醒他，她对此感到愤怒。

她关掉车前灯，关上发动机，让钥匙留在发火装置上，一言不发地从坐椅上掏出鲁格枪，她把枪放在他腿上，转身开了车门。

火并黑手党

“小心检查一下，看埃里克是不是只跟那个荡妇在一起。”

她感到震惊。肯定大战将临。否则他不会这样对待她。她断定，同“眼镜蛇”的决战即将来临。她拿着手电，沿这条人迹罕至的路走下去，闻到一股运河的臭味。她爬上堤岸，埃里克的驳船就泊在那里。她走到路的近头，手电光射到了驳船的后舱。天哪，她什么也看不见。是警察吗？她的包里有一支瓦瑟手枪和一本杂志。她举手挡住那耀眼的灯光，听见埃里克在附近说话。

“是她，布希，可以把灯关掉了。”

玛丽什么也看不见，把闷气统统发泄出来。

“你这愚蠢的荡妇，你完全可以叫我站住，干嘛用那该死的灯把全世界都照亮。”

埃里克手握短枪，从黑暗中走出来，用他的手电引她走上驳船。

“我们接到了最高指令，埃里克，所以我来这儿。”

“最高指令？”

“小声点，老兄。”

埃里克从布希那儿接过灯，把枪递给她。“你在甲板上放哨，”他说，然后指着那辆停着的车，低声对玛丽说，“他在那儿吗？”

“在这儿，他讨厌那该死的探照灯。”他们走到甲板下。

“是我的错，是我让她拧亮灯的。我握着枪埋伏在黑暗中。我们听见了汽车的声音，我们怎么能肯定是你，而不是警察或其他的人。”

“其他什么人？”

玛丽随便地问，不敢正视他的眼睛，担心暴露自己的惊

讶之情。

“我是说，‘眼镜蛇’，当然……”他打住话，“我要发信号，”他说，打开一个小橱。“那指令是怎么说的！我要全部记下来。”

“对，你最好这么做，”她盯住他的一举一动。冷冷地说，“通知整个行动网：前警察局警察总长住在附近的住宅，‘最高指令’，重复，‘最高指令’”。

埃里克从橱框的层层搬开一堆乱糟糟的衣服。在顶角拨弄一下，后面的柜板便滑开，露出一架高功率无线电收发机。他又按了一个按钮，于是，甲板上竖起一根天线，紧靠着夜空中的电视天线，现在可以发消息了，信号很强，可以抵达西欧的任何地方。他把定时钟拨在三分钟的位置上，那是发报的时间。警察的无线电探测车通常需要五分钟，才能确定接收的到信号的位置。

“我这就走，”玛丽仍以冷冰冰的口气说，“发报以前你要开船吗？”她问埃里克。

“我正等着你走呢！”

“那就快点吧。”

她登上油腻的梯子，来到甲板上，达罗斯发动那台旧机器时，她感觉到脚下的甲板在颤抖。哪儿也看不见布希。玛丽返回原路，走上两旁生满荨麻的煤渣路。科登已经熄掉了侧灯，握紧鲁格枪，然后一言不发地递给她。她伸手去开点火装置，被他的手紧紧按住。

“你去的时间比平时长。那灯光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她仔细而简洁地叙述了全过程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讨厌罗嗦。他耸起双肩不放过一句话。

火并黑手党

“你怎么看呢？”他最后问道。

“我很担心，我不喜欢布希这女人，但这毫不相干，我想她对埃里克有影响。”

“埃里克本人呢？”

“他更担心我。我想他已经无法控制。我敢肯定，驳船停着的时候他才会发报。”

“这正是我吃惊的事，”科登若有所思的说，“开车吧。”

“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把布希从行动网中去掉？”她问。汽车从煤渣路驶向大路。

“比这更严重，”科登说，“我认为，我们应该派一位客人。”

四

林茨被拖入运货车后，许捷砸断了他的手臂，疼痛难当。在残酷的生活中，他养成了坚毅的性格，能忍受各种痛苦。

他被安置在皮沙发的担架中，拴在左边的车厢地上，车上的设备像一辆临时救护车。一个戴口罩的医生俯下身子，借助头戴的小灯，检查了伤臂，然后用英语说：

“我给你打一针吗啡，减轻痛苦，明白吗？”

林茨扫视了坐在车对面的其他两个人。他们戴着面具，身穿深蓝色开领衬衣和蓝色工装裤。一个人将冲锋枪端在腿上，两对眼睛冷冷的盯着林茨。林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他正考虑是否他用英语回答。这将影响着他的性命。他应该隐瞒真实的国籍。

“我怎么知道注射器里是不是吗啡？”他问。

“你担心这是钠化愤妥撒？作为一个职业医生，我不会这么做，尤其是你这种伤员。”英国人的声音很温和，口罩上露

火并黑手党

出的眼睛注视着他，那目光里有某种东西，使林茨相信了他，而这背叛了他平时所受的训练。医生接着说：“你还要坐飞机，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旅行呢？”

林茨一躺上担架，那只未受伤的左手就被铐在一根柱子上。两个足踝也被铐上了，一条皮带捆住了他的胸。他毫无办法，疼痛一阵阵袭来。

“我打针。”林茨同意了，声音装的很嘶哑。医生一直等到运货车停下来，也许碰上了交通红灯，才擦了擦消毒纱布，将注射器扎入了受伤的手臂。车又开动了，他等汽车驶上一段平坦的公路，才给林茨的手臂上了夹板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汽车继续行驶，速度已经加快，将城郊远远抛在车后面。林茨试图推断出两个要素：汽车的方向和速度，这样就可以大致算出距离。

最初，汽车还常常碰上红灯，停下来，而现在，汽车好像一直行驶在一条主要公路上，他小心地选择了最佳的时间——车一停下，对面沙发上的两个人便朝车前看，看是否出了什么事。他迅速瞥了一眼手表，两点钟。

车又开动了，三个看守他的人也松了口气，林茨双眼半闭，估计已经跑了两百公里，考虑到车速和十二次停车。离布鲁塞尔已经很远了。如果是向西到海岸边？早就应到海边了。向南到法国？现在早该越过边境线了——就是说通过了边防检查站，但并没有发生这种事。向北到荷兰？还是不可能，车已经跑了很远，而边境很近。去德国也不可能——这么长的距离只能有一种解释：向东南，一直通向阿登。

郭锐的车也行驶在这条路上，早就超过了运货车。他已经过了拿穆，那里，陡直的峭壁直落梅丝河河岸。此刻，已

火并黑手党

没有任何车辆，他的车好像穿行在黑暗中。出了拿穆，车又经过一片开阔地。在二战期间，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名垂青史的战役。他们穿行在偏僻的山村，那个地方有石灰石的山脊和峡谷，有茂密的森林。

“许捷，”郭锐一边说，一边减慢车速，驾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穿行，“在行动中，表面上我很幸运。但如果林茨的动作稍快一点，那车里运着的就会是我了。”

“我们组织的很好，你的动作也很快。”

“那辆摩托车，藏得隐蔽吗？”

“不，那时我正好在搜索。摩托车靠在小巷的墙上，离十字路口很近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郭锐瞥了许捷一眼。他的头发剪得很短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身材极强壮；紧闭的嘴、结实的下巴，警惕的眼睛从不放过蛛丝马迹。郭锐想，当初许捷从特种空军部队退役后，能招他合伙，真是幸事。但是，他离开空军特种部队，加入“眼镜蛇”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一颗炸弹杀害了这位越南人的未婚妻，于是，他决定改变生活的历程。他的生活背景，他所受的严格训练，使他成为最佳的人选，去指挥最关键的队伍——枪手队。

无线电话机嗡嗡作响，郭锐拿起对讲器，用一只手开车，电话机噼噼啪啪地响，然后清清楚楚：“我是黄蜂，”声音很轻，不慌不忙，“有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我是眼镜蛇，”郭锐答道。“三十分钟以后货就到。运货车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”黄蜂报告说，“货一到，就可以立即出发。我们现在有了一张时间表。再见。”

火并黑手党

郭锐放回对讲器。“直升机已经准备好，林茨一到就升空。我们要动作迅速，马不停蹄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布歇大街上的情况。我想你是对的，黑手党在附近肯定埋伏了人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抓住了林茨，我们得想想，他们会怎么反应。”

“我还担心另一件事，”许捷在椅子上心神不宁，“那时我没告诉你，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从林茨那儿夺过鲁机枪时，枪的保险还未打开。”

现在他们已经深入了阿登的森林。满月像巨大的手电筒，在路旁成排的松林间晃来晃去。二十公里内，没碰到一辆车。在前面的拐弯处，车前灯照到了石柱，巨大的铁门已经打开。左边的柱上，一块金属板刻着几个字：沃丹花园。

沃丹花园就从这里进入。郭锐驾车绕行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想到了“眼镜蛇”的创建。安葬他妻子后的三天，他一直呆在住宅里，不理睬那些门铃和电话，不吃饭，只喝矿泉水。三天后，他出门了，递上辞职书，辞去警察总长职务，请求沃丹花园的主人提供财政资助。

洪惠是北方银行的总裁、亿万富翁，他向郭锐提供了二百万英镑。他亡妻的父亲是伦敦的钱商，也向他提供了一百万英镑。洪惠把沃丹花园送给郭锐，成了枪手的训练基地，许捷将训练欧洲最厉害的枪手。

招收人员极为小心，比所谓的秘密部队招收人员更谨慎。应召的动机是：都像郭锐那样，经历过丧失亲人的痛苦。还

有那些在二战中丧失丈夫的妻子们。可笑的是，那段时期却被称为和平时期。许捷带来了几个特种空军部队的人，动机绝不是为了钱。这位越南人鄙视那些雇佣兵。

“眼镜蛇”的行动主要有三次：在罗马机场，击毙四名劫持法国航空公司客机的恐怖分子。谁也没有发现许捷派的枪手，他们化装成医院护理人员，乘救护车撤走了。在九龙，围攻一家扣有人质的银行。谁也弄不清楚那些戴头盔、身份不明的人是怎样到达一楼的，他们从天而降，用手榴弹和冲锋枪，一举全歼了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强盗。在维也纳，一伙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飞机。身份不明的枪手夜间出击，全歼了暴徒，又幽灵般地消失。但是，每一次行动中，警察当局都发现了作为标志的东西——一条眼镜蛇。

政府对这个秘密组织多抱有敌意，因为该组织完成了他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为了不让公共知道“眼镜蛇”的存在，他们妥协了，让当地的治安部队对罗马、机场，九龙和维也纳的事件负责。

“这样会使那些政治家变愚蠢的，郭锐。”盖尔说，他是法国反间谍机关的首脑，那时，他正访问台湾，同老朋友郭锐一道就餐。“还记得三年前我对你说的话吗？”他接着说，“总统把我看作他的望远镜，因为我有远见。”

“不，我不记得了。”郭锐撒了谎。

“所有的安全机关举行会议，讨论‘眼镜蛇’时我就回忆起来了，我想谁是这班人马的头呢？”

“是吗？”郭锐答道，不理睬他那搜索的目光，改变了话题。

情报。郭锐一开始就预见到，他的组织必须行动迅速、毫